

BAILEI ZHINHUA

柏林之花

美) 尼尔·亨得著

马忠志
匡渝光

王荣生 译
胡虹

贵州美术出版社

柏林之花

柏林之花

柏林之花

周州美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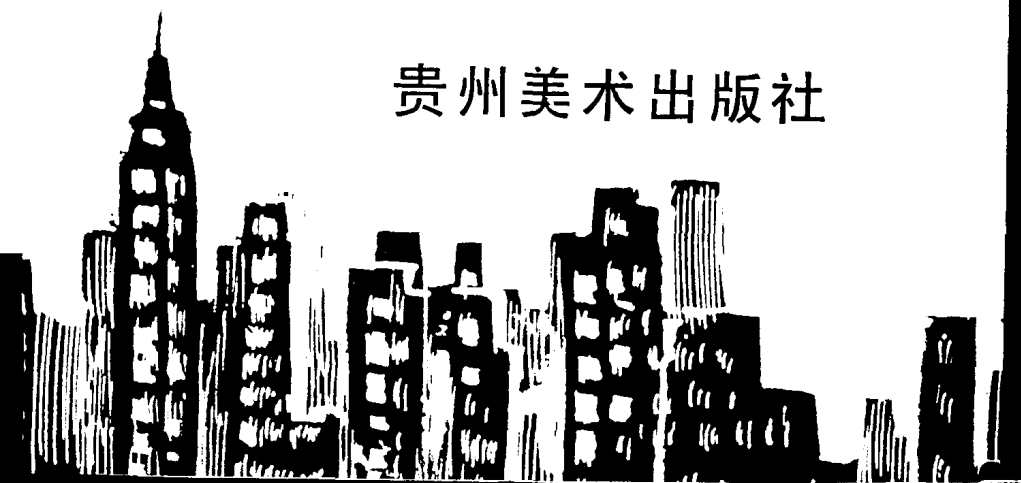
柏林之花

(美) 尼尔·亨得 著

严忠志 王荣生 译

匡渝光 胡虹

贵州美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世申
封面设计：张世申
版面设计：李书林
责任校对：瞿琳

柏林之花 (美) 尼尔·亨得 著

贵州美术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310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 7-5413-0036-5

J·259 定价：4.30 元

我们知道新的攻击方式，例如，特洛伊木马和背叛国家的第五纵队。间谍、破坏者和叛徒是这类新悲剧中的主要角色。

——富兰克林·罗斯福

对美国人民的炉边谈话

1940年5月26日

我们美国人有幸在关键时刻拥有杰出的领袖人物。

合众国诞生时的华盛顿，第一次危机中的杰斐逊，内战时期的林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威尔逊。

然后出现了罗斯福。要是没有他，世界又将是怎样的呢？

约翰·根室

1950年

序 幕

雄伟的纪念堂坐落在哈佛大学校园的边缘，结构稳重，装饰典雅，堪称保守的学院或建筑的精华。久经风雨的白色立柱上爬满了深绿色的常青藤，纪念堂的主体用红色砖块修砌而成。这座当年为了纪念在战火中捐躯的哈佛校友而修建的建筑虽然屹立在嘈杂喧哗，人来人往的剑桥闹市之中，却更显得庄严肃穆，气势非凡。一九八四年五月的一天，春季学期即将结束，通常宁静的纪念堂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那些本来应前往科得角或北海岸海滨浴场的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涌入纪念堂宽敞的讲演大厅，惊扰了安息于此的志士仁人。

还没到十点，多层阶梯式大厅已经挤满了来自各个年级的大学本科生们。政治科学217课程即将告一段落，今天是最后一讲。但是，这一堂课异乎寻常，经济系的威廉·托马斯·柯内恩博士将举行一年一度的特别讲座。学生们用“抢手货”一词来形容博士每年的这次讲座。虽然所讲题目并不作为考试内容，可是这个能容纳八百人的讲演厅仍旧挤得水泄不通。

柯内恩博士之所以每年举办一次这种讲座，是由于它所涉及的材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有助于深入了解有关事件的历史背景。政治科学217课程的名称是“战时的美国政治体制：1917—1918，1941—1945”，而今天讲座的题

目是“罗斯福与世界大战”。哈佛的莘莘学子早已给这一次讲座取了一个十分吸引人的绰号，“政治间谍217”。柯内恩博士虽已年届七十八岁高龄，举办的讲座仍然深受欢迎，场场爆满。

博士在差几分十点时步入大厅。他喜欢穿一身花呢西装，系着领带，虽然年过古稀，但举止优雅，风度不减当年。他身材高大，步履稳健，身板挺得笔直，头发虽已开始秃落，略见灰斑，但仍旧油黑发亮。他向年龄所做的唯一让步是那副老光眼镜，度数比当年在政府部门（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代，他曾担任过仅次于内阁阁员级别的职务）任职时要深得多了。

在第一排的左边角落里坐着一位比柯内恩博士年轻几岁的老太太。虽然她已侨居美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口音也改了不少，但是，如果她开口讲话，人们也会知道她是一位英国人。旁人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是一位典型的旧时英国贵妇人。她身穿一件深绿色羊毛衫，下面是一条毛料裙子，五官匀称，轮廓分明，肤色悦目，显露出贵族的气派。几年以前，她决定不再用染发的方式来保持青春的色彩，因此，现在的头发已全然灰白了。尽管如此，她的头发挽成一个漂亮的圆髻，使她仍旧显得高雅脱俗，气质不凡。异性见到她都不禁要久久凝视，因为她仍像年轻时那样引人注目。

十时正，学生们不用任何人示意，逐渐自行安静下来，全场只剩下他们把《哈佛学报》折放进笔记本时所发出的一阵阵“沙沙”声。柯内恩博士从讲坛上抬起头来——他惯于脱开稿子演讲——摘下老光眼镜，踱到离大厅中央几英尺远的地方，用这种自然但又明确无误的方式控制了全体听众

的注意力。

“我讲的题目是‘罗斯福与世界大战’。”柯内恩介绍说，声音清晰洪亮，用词简洁有力。“在下面九十分钟时间里，我希望你们允许我做一次回顾，使我有机会谈及若干史实，分析它们可能导致的结果。”

他若有所思地走到前排听众面前，发现他们已经被他吸引，将注意力集中在讲题上了。

“那些最近从纽黑文或别的院校转学来的同学请注意，”他补充道，“我们将讨论的是第二个罗斯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场这时响起了一阵笑声。

“1939年8月3日，”这位深受学生欢迎的名誉教授开始了正题，当时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他洪亮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在座的学生全神贯注，已经着了迷。那位英国老太太微微一笑，也回想起了那一天。“华盛顿特区已连续五天遭到热浪的袭击，全城热得象一间巨大的蒸汽浴室，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三度……”

第一部

第一章

1939年8月3日，华盛顿特区。连续五天气温高摄氏三十三度，使人如同走进蒸汽浴室，浑身不停地冒汗。太阳火辣辣地挂在天空，无情地炙烤着地面上的一切，那样的空气湿度使任何人都觉得呼吸困难。入夏已经六个多星期了，美国首都都在晚上既没有一丝风，也没任何将下雷雨的迹象。

白宫一百多个房间的窗户洞开，电风扇不停地旋转着。再过十五分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要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举行一次午餐会议。在那间椭圆形办公室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坐在轮椅上心绪不安地阅读着早晨收到的那份长达四页的报告。连日来，总统的脾气简直和天气不相上下，暴躁而忧郁，似乎没有很快好转的兆头。

欧洲形势急剧恶化。纳粹德国占领了奥地利，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萨拉查*在里斯本树立起自己的牢固统治；佛朗哥**已于三月份在马德里掌握政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罗马的一座公元四世纪修建的古建筑阳台上共进午餐；约瑟夫·斯大林最近清洗了他在国内的政敌，正踌躇满志地站在克里姆林宫的窗口旁，双手抱在胸前，两眼瞪着西方。苏联红军在斯大林的统帅下，比以往更为庞大，武器装备大规模

*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萨拉查（1889——1970），葡萄牙前总理，二次大战中追随意、德法西斯——译注。* *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蒙德（1892——1975），西班牙前独裁统治者——译注。

改进，战斗力大为增强。可是与此同时，希特勒已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部署了众多的机械化师。

罗斯福从办公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眼下的事办完以后，总统一家人将乘坐停泊在华盛顿罗港的美国海军舰“塔斯卡鲁沙”号前往坎波贝洛度假，在那里一直呆到九月。总统从孩提时代起，就十分喜欢新布伦斯维克那薄雾朦胧的海岸线，现在真想立刻飞到那里去。支气管炎和关节炎使他痛苦不堪。

另一方面，在国会山上受到限制的共和党人向罗斯福发动了频频攻势。华盛顿的第二届民主党的政府面对高达百分之十二的失业率束手无策。1938年的选举使富兰克林·罗斯福大大受挫，共和党人在众议院中争得八十一个席位，在参议院中争得八个席位，并且新近在十三个州的议会中取得了控制权。转眼之间，新总统的人选从各地脱颖而出。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特在选举中大获胜利，明尼苏达州的斯塔森州长和马萨诸塞州的索顿斯托尔州长也获益匪浅。呼声甚高的纽约州地方检查官托马斯·杜威在共和党内获得了自总统的堂兄西奥多·罗斯福*以来最广泛的支持。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东部报界正联合一致，支持最有力量的总统宝座冲击者温德尔·L·威尔基，那位前民主党人，一个公用事业公司的经理。除此以外，还有那位头发灰白，大腹便便，口衔雪茄，身着白色西装的头号孤立主义者阿瑟·范登堡，人人都认为那位民主党人将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在每次重要选举中的得票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十分有趣的是，罗斯福称慷慨激昂的老派演说家范登堡为“吹牛大王”，

*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共和党人，美国第二十任总统——译注

称自己的其他潜在的竞争对手为“顽固派”。然而，罗斯福私下对对手们所抱的不屑一顾的态度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防御反应。中期选举以来，他在白宫内日见孤立，和者益寡，面面树敌，已是危机四伏了。

即使他本党成员也对他的做法甚为不满。总统究竟何时宣布竞选计划？他究竟准不准备竞选连任第三届？第一夫人爱琳娜已公开表示讨厌在白宫再呆四年，然而她本人对上述问题却一无所知。

“对任何人说来，八年时间已经够长了。”她六月六日在芝加哥曾这样说过。可是，在是否竞选连任以及其它大多数的问题上，罗斯福总统都引而不发，不愿暴露自己的意图。

没有值得信赖的继承者去推进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开始实施的“新政”。提名哈里·霍普金斯作为候选人的计划已经流产，在罗斯福所在民主党内担任副总统，德克萨斯州的约翰·南斯·加德纳——那位势力日益强大的反对派的宠儿——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在罗斯福的眼睛里，已宣布参加竞选的六名共和党人也是顽固派人物。

“如果当年安德鲁·杰克逊*要使自己的政策得以继续下去，”罗斯福反复向民主党领袖们游说，“他应该物色一位支持他政策的人，而不应该挑选马丁·范·布伦。”他的言外之意是要人们别忘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可是，党内领袖们却反过来告诫人们：到了1940年，罗斯福是唯一能够联合北方和西部的政治力量的总统候选人，是唯一能够使国家政权免于落在挥舞大棒的孤立主义者之手的总统候选人。

“你丈夫是否认为再次担任总统能够推进他所鼓吹的国

* 安德鲁·杰克逊（1765——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译注。

际主义和‘新政’？”七月，在佩恩车站，纽约《美国时报》的一名记者这样问爱琳娜。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他，”她回答说。

“难道他没有和你谈过吗？”

“我根本没问过他。”第一夫人说着，快步踏上一辆开往华盛顿的私人专列。

当天晚上，总统本人在首都第一次公开面对有关竞选的巨大压力和政治麻烦。

“罗斯福先生，你究竟想不想参加第三届总统竞选？”著名的政论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那次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问道。

“我不知道，沃尔特。”富兰克林·罗斯福板着面孔回答说，“不过，我确实喜欢第二届任期。”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不论总统在政治上关心什么，没有人会怀疑总统对海军事务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在八月这个闷热难受的上午，他所读的正是海军部送来的综合报告。

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生酷爱大海，与各种船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海军部部长期间，他曾十分出色地组织了海军的物资供应，威尔逊总统为此将他召到白宫，对当时年仅三十四岁的罗斯福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部长先生，”威尔逊用上流社会那种平稳的语调说，“你好象垄断了物资供应。可是，很抱歉，你得与陆军部平分才行。”

到了罗斯福担任总统时，他至少收集了9879册有关海军的图书，其中一小部分藏在海德公园山庄的图书馆里，有几百册存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别墅，大部分书都放在白宫。在他的第一届总统任职期间，当有记者问他实际上那些书读了多少时，罗斯福回答说：“只有一本没读过，可是那本是昨天晚上刚送来的。”

罗斯福用手揉了揉前额，又重读了一遍摆在他面前的那份美国海军部送来的报告，显然已沉浸在深深的痛苦之中。英国皇家海军的“沃尔夫”号驶离纽约港两天之后，被一枚破坏分子放置的爆炸装置炸成了两截。三十九名英国商船海员丧生，法国采购小组的五名成员有四人随船沉没，葬身渔腹，全船货物荡然无存。此次航行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安排的，“沃尔夫”停泊处——布鲁克林的伊利船坞曾派了一个海军陆战特遣队守卫。然而，还是有人把爆炸装置放上了船。

总统认为东海岸的破坏活动已经完全失控。这时，室内通讯系统的蜂鸣器响了，他转动轮椅移了过去。

“胡佛先生来了，”他的秘书米西·利翰德告诉他。

“叫他等两分钟，”总统吩咐道。

罗斯福心想，这些日子的胡佛需要等候几分钟清醒一下头脑。总统将轮椅转到办公桌后面，伸手将那份海军报告放在桌面的右边摆好。他已做好准备，与一小时以前通知召见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见面。

罗斯福既不喜欢也不信任胡佛。胡佛是共和党人，1924年由柯立芝总统一手提拔起来的。在目前这位总统眼中，胡佛权欲熏心，在新组建的联邦调查局内贪得无厌地集聚权

力。总统了解到，胡佛搜集了大量的指纹和文字档案，主要供他个人调用。更为恶劣的是，有迹象表明，胡佛企图利用联邦调查局近来所取得的成就，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治力量基础。

在过去几年中，联邦调查局的人员通过努力工作、勤奋研究，加之碰上了好运气，将自从股票市场崩溃以来几个臭名昭著的不法之徒——当然，他们被过分地神秘化了——捉拿归案。他们依次是巴克大妈，娃娃脸尼尔森，机枪凯利，美少年弗洛伊德。除此之外，邦尼和克莱德·帕克也落入联邦当局手中。这些歹徒被捕之后，胡佛总是及时赶到，伸手抓住罪犯胳膊，然后让人拍照。甚至联邦调查局未插手经办的案子，胡佛也声称是自己的功劳。例如，当约翰·迪林杰*在芝加哥一家影剧院门前被击毙后，胡佛第二天赶到现场，让记者拍下了他面带笑容验尸的场面。

罗斯福本人深谙建立政治力量基础之道，自己时而置身于朝气蓬勃的童子军之中，时而与餐风露宿的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工作人员呆在一起，摆好姿势让人拍照。因而，他对胡佛的行为大为不满，实际上已决定第二年就将其取而代之。可是，罗斯福和胡佛同时又得在一起共事。

椭圆形办公室外有人敲了一下门。利翰德夫人首先走了进来，将胡佛带到总统办公的角落，用不满的目光瞥了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一眼，然后走出去关上房门。

“进来，丁·埃德加，进来。”总统招呼说，没有抬头。罗斯福用的那张办公桌既不算大也不漂亮，上面杂乱无章地摆放着几份文件，左角上放着一个骆驼牌香烟的铁铁听，里

* 约翰·迪林杰，犯罪集团头目，曾被宣布为“头号公敌”——译注

面的香烟只剩下一半了。罗斯福抬头瞟了他一眼，眨了眨眼睛，歪着大脑袋笑了。丁·埃德加·胡佛注视了前面这位世界最有名的人物——大概除阿道夫·希特勒之外——的面孔。

在胡佛眼里，罗斯福的模样象一个滑稽可笑的漫画人物。总统被太阳晒黑了的面部表情反复无常，两只眼睛不停地转动，微笑时嘴巴呈“V”字型，长下巴向上翘起，嘴角两边各有一道皱纹，看上去如同一个括号。那副眼镜的圆镜片反射着阳光，象两片窗玻璃似的。

“坐下坐下，丁·埃德加。”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着，示意旁边的一把皮制扶手椅。

胡佛含糊不清地问候一声后坐下，尽量将自己的目光从办公桌下罗斯福那双萎缩的双腿上移开。这时，罗斯福用手稍稍抬了抬眼镜，似乎要把来访者调到焦点上。

胡佛的嘴角气呼呼地向下撇着，脖子涨得发红，衣领紧紧地圈在脖子上，两眼露出愠怒的目光。在罗斯福身后的窗子投下的阴影中，他的面部模糊不清，双眼细眯，只剩下一条缝。

“依我看来，丁·埃德加，”总统开口说道，“德国人派遣到美国内部的特工人员和破坏分子的活动日益猖獗。可是，你领导的调查局看来对此束手无策，没抓到犯罪份子。”

胡佛的脸上立刻色变，张开嘴正想争辩，然而，话到嘴边却又语塞。听总统说话的语调，胡佛意识到他的话还没讲完，知道自己还是不要打断罗斯福的话头为妙。

早在那年七月。罗斯福就曾试图修改《中立法案》，以使美国能够帮助西欧民主国家反对纳粹德国的侵略。可是，

参众两院却强烈反对，认为美国必须严守中立，不能向任何人输送战争物资。

罗斯福并未就此罢休。他冒着遭到弹劾的危险，努力支持那些他认为是美国朋友的国家，其中尤数英国和法国。然而，一个不知姓名，看不见摸不着的第三帝国的代理人同时也在积极行动。罗斯福凭着自己的记忆，举出了下面的一系列事件。

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一个军火库发生爆炸，推迟了援助希腊反法西斯组织的五千支M-1型步枪的启运时间；在德拉万的福特公司配件厂，一枚炸弹爆炸，摧毁了一条制造法军坦克所用的一种关键齿轮箱的生产线；在宾夕法尼亚州德国人聚居区，有人将一枚炸弹放在法兰克福军工厂的一座熔炉旁，爆炸后几乎摧毁了整个工厂，那一场灾难足以使美国东部的军火生产指标推迟九个月时间。

乱子一个接着一个，不胜枚举。胡佛听后坐立不安。总统最后提到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沃尔夫”号罹难事件。

“告诉我，胡佛先生，”罗斯福反诘道，“一个破坏者，尤其是一个你的调查局正在搜寻的破坏者，是怎样爬上一艘严加守卫的货船，从容不迫地安上炸弹，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的？”

胡佛正准备回答，可是，罗斯福却并未停下来。

“在美国，有一个人至今逍遥法外，”罗斯福假定道，“他精于谍报和爆破，使我们损失人员，将宝贵的战争物质从欧洲民主国家手中夺走，是一个非常机警聪明的人物。你领导的联邦调查局抓不到他，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该抓谁；你们没办法搜捕他，因为根本没人知道该搜捕谁；遍布东北地区